



宏阔历史视野下的地方性叙事

——评世君长篇小说《天汉茶商》

张斌

从普通人的奋斗历程来展现故乡的历史变迁，特别是从故乡某种传统产业发展历程来反映历史，体现厚重的地域文化，书写乡愁和讴歌故乡人文历史的长篇小说创作，是当下作家们的一种自觉追求。紫阳作家世君历时十年，创作出版的长篇小说《天汉茶商》就反映了这种自觉的追求。

宏阔历史视野下的百姓生活

长篇小说《天汉茶商》讲述的是紫阳三个茶商家族的争斗，小说从天汉茶庄郑德昌写起，又用倒叙的手法追记了郑家与另一个茶商家族赖家因斗茶结仇的过程。小说从矛盾和争斗写起，一开始就进入白热化。赖家赖武吉因斗茶失败心情郁闷，过江占卜问卦又溺水而亡，两家结下世仇，从此争斗不休。后来，又因郑德昌与银九月的婚事不成，九月因爱生恨，再次产生矛盾冲突，银家与郑家相互挤兑竞争，构成茶商同行间此起彼伏的斗争。小说以天汉茶庄郑氏家族百年兴衰荣辱的沧桑沉浮为主线，以茶商同行挤兑竞争为副线，以茶商家族的矛盾纠葛为暗线，在富裕与贫穷、兴旺与破落、诚实与狡黠、守旧与开明、真情与伪善的矛盾碰撞中，演绎紫阳茶人跌宕起伏的传奇人生。

在小说的叙事中，发生在那个年代的很多大事都有描述，八国联军战争中慈禧太后逃到西安，改朝换代和军阀混战，土匪横行，捐捐杂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这些历史大事件构成了小说的骨架，而作者以历史大事为背景，从百姓的日常生活出发，对晚清和新中国成立前期生活在紫阳的人和事，创业故事，家长里短娓娓道来，构成了宏大的历史视野下的叙事。所谓的宏大，并不单指时间跨度长，涉及人物多，它还包含了“质”的宏大，比如包罗万象的生活，又如叙事方式的多维度，映射出来的是一个地区，每一滴水都承载着岁月的痕迹，映照出往昔的风华。晚清因多次战败赔款，苛捐杂税众多，郑家刚交完办完贡茶，一分银子没剩，又被摊下几百家赋税；紫阳新兵训练，在头半年又派给茶商四次捐款，这样的困境，茶商只能奋起反抗。郑德昌之父郑天汉带领茶商抗捐，赖家之子赖本宅趁机密害，致使郑天汉惨死。类似的故事在地方史志都有记载，这样的故事和情节自然有真实感。而生活故事与历史大事件相互交融，整个小说有骨架，有血肉，产生出荡气回肠的艺术效果。作者用真实的生活细节和浑然一体的陕南风情，将小城的轨迹展示在读者面前，是作者对这场历史的人文解读。

小说在展现重大历史事件的同时，又能表现出历史的复杂多重，反映出重大历史事件与普通人生存与生活之间的内在关联，体现出成熟的创作思考和美学理念。《天汉茶商》是一部很难用某一主题来概括的作品。这是一部写家乡、写中国、写历史的作品，也是一部写理想、写儿女情长、写家国情怀的作品。

民俗文化的展现与支撑

长篇小说《天汉茶商》另一个特色，是以地域文化的描写彰显地方文化色彩。小说中大量嵌入地域文化，包括汉水流域自然生态文化、汉水商帮文化、民俗文化和茶文化。这些文化的植入都是在对百姓日常生活的真实描写中，不经意间展现出来的，是对百姓日常生活更为深刻地反映。在当时，这些文化都是“活态文化”。所谓“活态文化”，就是存在于百姓生活之中，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文化，比如一方土的风俗习惯，一方土人情世故，这些文化丰富了百姓生活，与百姓生活密不可分，是百姓生活的黏合剂，甚至是百姓生活的“全部信仰”。

小说在叙述郑家的“玉叶迎春”获封贡茶，非常自然地介绍了其加工制作工序；对紫阳炒青、紫阳绿茶、紫阳白茶及紫阳红茶制作工序以及茶艺和紫阳

茶在百姓生活中的地位都进行了较为翔实的介绍。在小说的情节推进和故事发展过程中，对苞谷酿酒的过程、霉豆腐的发酵制作、凉制坛子泡菜的制作、紫阳特色三转弯素菜搭配、热菜、热菜、汤菜进入宴席的前后次序等，都进行了较为全面地描叙。小说对水磨坊、船帮、脚夫生活细腻逼真的——展现，十分妥帖，符合故事发生的时代语境。对地域建筑风格，楹联的装饰布置等的描写，一方面使小说厚重，另一方面也起到了缓冲情节的作用，当读者沉迷于激烈的矛盾冲突时，能让读者的心情得到舒缓和调节。

然而，我们必须指出：文学是文学，文化是文化。文化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学则是通过文字形象地反映生活的一种艺术；因此小说首先是叙事性、形象性，是通过对人物的描写来反映生活，抒发作者的感受见解。大量的地域文化的植入，对反映百姓生活固然有益，但也极具冒险性，稍有不慎，就会写成文化资料的堆砌。一旦文化资料冲淡或淹没了故事和情节，“死板”的知识性的“就物论物”式介绍也就损害小说的艺术性。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用数学的黄金分割法来确定一部长篇小说中能够植入多少地域文化，但长篇小说《天汉茶商》给我们提供了经验和借鉴。这部小说能够成功地植入大量的地方文化元素，首先是它植入的是大量“活态文化”，表现的是百姓的日常生活和生活动。其次它把地域文化的植入与小说情节紧密相连。比如在描写郑德昌结婚时植入婚俗文化；给郑家老夫人办丧事时，自然的有了烧落钱、穿老衣、燃长明灯等情节设置以及地方民俗文化的点缀。即使不是“活态文化”，如贡茶文化、茶马贸易等历史文化的介绍，作者也努力把文化介绍与小说情节紧密联结，对贡茶的努力是因为郑家历代生产贡茶；对茶马贸易和茶马古道的人际介绍则是因为郑德昌要运茶入甘，是在通过其与岳父交则的情节设置中体现的。在这些文字中，我们读到生活与兴趣，读到建立了爱与兴趣上的品位、把玩。这是因为作者在叙述、描写的细枝末节中透露出的倾向性在理、事、物中的理趣、情感、思想。“情动而形，理入而文”。所有这些故事和情节叙述、描写的前提下，地域文化的植入与小说情节彼此间是有机的、互为作用的关系，这样就丰富了小说的文学性，也更好地体现出地域文化的特质和内涵。正如作者在后记里所写：“充分地展示出地域文化对社会进步、商贸发展的影响力。”

对于地域文化的书写，也是作者文化“乡愁”的一种体现。作家是土生土长的紫阳人，热爱并熟悉这方土地，又担任过很长时间县文化旅游局负责人，对家乡的文化更是顶礼膜拜。他的性格和学识自然能使众多的地域文化像毛细血管深入肌肤一样，密布在小说的故事与情节中，精微而有形象地展示了他笔下的文学版图，使小说所书写的生活更有韵味、更加深刻。

历史的重构与文化的反思

好的小说要贴着人物写，而人物是走不出特定时代的。以郑德昌为例，小说通过运茶入甘、组建船队、改秤破局、焚茶扬名等章节，讲述他遇事不乱，沉着应对，一次又一次化险为夷，表现出这个紫阳茶人的机警与顽强；又通过他组织茶商抗捐、为灾民施粥等情节，表现他的大义与善良；再通过他在襄阳的“红颜知己”表现他的本真性情；面对恶生与赖四相勾结，企图榨夺茶庄真实性；以恶制恶，将水车骗到银库害死，展现了他的一个热血男人的冷酷与残忍。小说既张扬物性的优良品德，也突出了他人格的缺陷，避免了人物的脸谱化。

小说其他人物的塑造，如水生的精明能干与贪婪、冷酷；彩青、艾草两代少女既有凄惨的命运，又因欲望而红杏出墙；赖四用鸦片麻醉控制乾文，乾文不能望而却步寻求借宿；艾草为了主宰郑家财产陷害老管家；而苦茶为了图谋财产勾引艾草又谋害她等等。这些人性格沉沦与堕落的悲剧，都展现出人物

童年的霜天

宁静

我，更是渣渣乱叫。我看见它的两只爪子，被白火石牢牢地咬住了。我离它越近，它叫得越惨，闪得越急，扭得越快，终于腾腾了爪子，飞上了天空，朝着太阳的方向去了。

弯弯的小河，平时是唱歌的，这阵子静悄悄地。河岸边的老柳，落光了叶子，柳枝成了玉枝，或粗或细的枝丫戳上天空，成为小河弯弯洁白的柳叶眉，妩媚着美丽的家乡。

小河结冰了，洁白的冰雪铺满小河，弯弯曲曲的。太阳照在冰河上，反射着淡淡的光。小河中段的那个深潭，是谁把一枚郎朗的满月丢下来盖住了深潭，不见了往日的碧绿？白亮白亮的满月，静静地堆在深潭上。有一泉眼，雨帽大，冬暖夏凉。这时的泉眼，还亮着眼睛，睁着青烟。一圈一圈的白烟向上腾，腾腾腾腾，变成冰碴，斜斜地落下来。倒是打泉眼里流出来的清水，像一条淡蓝色的飘带，飘到潭边就白了，不见了。

这么冷的天泉眼边还有人？一位红棉袄、绿棉裤的村姑在洗衣服。绿和红隐在白烟里，晃来晃去，好似泉眼边长着一棵绿藕叶和红莲花。走近看，是乔妹。

乔妹不怕冷，两只手浸在水中，鼓鼓的，红红的，额头上汗珠，成了珍珠，一粒一粒地随着晃动滚落下来。泉眼清成了凉水，白衣、白衣地随着晃动滚落，浮在清水里，浮成一幅浪漫的油画。

我喊一声：“乔妹！”她抬头丢过来一个微笑，红棉袄化作一团红火焰，噼噼剥剥燃烧着，温暖着冰天雪地的小河和我。

乔妹继续低头洗衣服，我看深潭上的“白月亮”。

的复杂性，所有的人物也就鲜活而立体，也符合当时的特定的历史环境。小说以郑德昌依然离世，仇家赖四被再次砍枪必然命终，隐喻着世纪变局中天汉茶庄再次衰败的结局。作者没有对人物价值作出判断，但通过故事情节的展开、琐碎细节的描写，挖掘出了最深层的人性，使得读者能从不同角度去理解和理解那些立体而鲜活的人物。

晚清至新中国成立前，陕南地区的兵连祸结、自然灾害、饥饿与死亡等等叙述，将紫阳茶商的经营史与时代动荡链接，在历史的隐形背景之下，作者通过文字徐徐展开故事与情节。无情的时代改变了郑德昌的命运，一个读书人本来可以走科举之路，但由于父亲的惨死，他只能弃学从商；而他那个不愿读书的儿子，本可以顺利地接班从商，却因鸦片泛滥以及赖四的教唆染上毒瘾不能自拔；经营水磨坊的符兴财也因嗜赌败家，以至至于穷困卖女，改变了两代人的命运；采青、艾草这些穷家少女向命运做着不同程度的妥协，寻找着各自的不同活法。小说中的众生相，其实是众生挣扎相，也正是在挣扎生活的过程中，“生命”的力量便愈加凸显出来。正如电影《狂暴》中的一句台词：“理想是和平安宁的，历史是残暴不堪的”。作者对生命的哲理思考隐含在文字之中，对于历史进程中人性的探讨和拷问则是一种社会文化的反思，这种书写抵达历史文化裂变中的伦理道德与人性本质。

作家没有经过书中所写的年代，又为何能将晚清到新中国成立前的人与事写得这样鲜活？我们在小说的后记中找到了答案：“我只能凭县志和民间传说的一鳞半爪与只言片语，来推想构筑那个时代的的风物故事。用现代人的感情来写茶乡的过往”。原来他是从方志内容的非虚构引渡到文学的虚构，拓展和丰富方志记载内容。难怪我们在书中看到的一些人都非常熟悉，包括紫阳驻军的将领、土匪头子以及活动的地下党，都似曾相识。这在小说中化为了名而已，比如紫阳历史上有名的土匪周华堂化名为张华堂等等。这种结合非虚构与虚构的写作方式，不仅让虚构的故事更加真实，还拓展了文学的表现力。作者借鉴方志史书加小说的叙事经验，即对传统叙事资源的守正创新，也实现了以微地域和小人物，映射出大时代的风云变幻与转型变迁的宏大叙事。

作者在艺术上的探索，包括在思想上的深入开掘，让读者感受到长篇小说创作的新气象。这是一部具有冒险精神和探索性的作品。小说对人生极端境遇、人性极致状态、情感极限情形的描写，对尖锐矛盾冲突的极致和创作，产生出不同凡响的内在力量。小说不仅展现了历史的动荡与变换，还彰显出作者对于历史的整体性思考。

结束语

作家从地方史志和传说出发，考察故乡历史上普通人的创业与生活，苦乐与生死，书写故乡的历史进程和发展变化。任何个人的命运都无法脱离社会现实，可以说，国家的命运、故乡的命运决定了个人的命运。在历史大变局中，每个人都面临着各自的“难题”。作家从人文关怀的立场出发，一方面，还原历史背景下的日常生活叙事和地域文化的呈现来书写自己的思考和创作，他不是简单的再现历史，还原历史，而是创造出一种历史的可能，构建了一段纸上的、立体的故乡历史。另一方面，他也关注时代风云冲击下普通百姓的生存状态，关注他们内在心灵的震荡，并从人性的角度去书写他们的善良与邪恶。维克多·弗兰克尔说：“人性中有善良，也有邪恶，但最终决定的是一个人的选择。”

《天汉茶商》这部长篇小说同时展现出了人性的幽微和闪光，让读者在二者的张力中感受到人性的冲突，并感受到善良的力量，感受到选择的艰难，以及作者“救世”般的人文关怀。整部小说以地方性来展现独特性，以民俗文化的描写彰显文化色彩，以方志内容的大量引入提升文化个性，这种创作上的选择，也让小说的艺术性得到进一步的彰显，可资借鉴。

散文必须真实，事实真实，情感的真实。写作是虚构的艺术，而散文必须真情实感，真实是散文写作必须恪守的基本底线，纪实散文尤为如此，是写实的艺术。纪实散文中的具体事物、人物和事件等，这些是真实存在的，不能任意编造。

写纪实散文之前要弄懂艺术真实的含义，合理合情合意，反映生活的“真相”“真义”，艺术真实是通过作品正确反映生活的本质和规律。深入生活，写真人真事，在此基础上进行适度的艺术加工，现实与生活的碰撞，将空间与时间拓展，开枝散叶，使散文更具延展性和可读性。这些真实的元素构成了散文的基础，引领读者通过文字感知作者所描绘的世界。

因为真让人感动，因为真人迫不及地地想了解更多。安康的残疾人作家王庭德，这位身高不足1米2的肌无力患者，从他的成长经历到出版《这个世界无须仰望》《心灵的灯盏》两部作品，是感人心肺，动人心魄。因为文学的力量，让他直面命运的挑战，战胜了身体的残疾，写出了几十万字的自传体纪实文学，实现追梦筑梦之旅，用他的经历激励了更多的读者自强不息。

经历了肾移植手术的汉滨作家石昌林老师，他在病痛中坚持着自己的热爱、阅读和写作，以顽强的意志战胜了病魔，以自己的真实经历，写出了人世间的温暖 and 关于生命的绝望与希望，出版了20万字的纪实散文集《时光深处的温暖》，斩获第四届“丝路散文奖”优秀作品奖。文学是医治良药的良药，以其独特的魅力，给予温暖和慰藉，启发对生活的思考，找到内心的宁静与和谐，真正、温暖、真实、散文最宝贵的品质是真。当代文学研究者林非在《论散文》提出了“真情实感”的说法，认为作者要始终抱着与读者心灵连心的真诚态度，要有本真的“我”，要有本真的独特生命体验。因为有了文学，让平凡的人有了闪光的灵魄，让平淡的时光有了交叠的共鸣，具有极强的生活质感，让他们的作品产生一种强大的吸引力和独特的魅力。

靠艺术的真实吸引人，真情真我真感觉。真实的记录对人生的感悟，对生活的激情绽放，是纪实散文的表达方式。对我们熟知的人或事进行艺术创造，这是纪实散文的魅力所在，这样的作品更有可读性。作家张朝林先生的《家庭“春晚”贺年岁》《月下收麦》把大家都熟知的春晚和自己小时候陪父母收麦子的场景用艺术的笔端再现，温暖又让人感动；余佑春先生的《汉江四季》《春到草池湾》让安康的一江清水在读者眼中充满了美感和吸引力。

我近几年写的多是纪实散文。脱贫攻坚时，因为在农业系统工作，经常沉浸式在一线写脱贫攻坚的主战报，非常了解作协《脱贫英雄》优秀作品集。《梦在文彩山水间》获得省委精神文明办开展的“我眼中的三秦和美乡村”文明实践征文大赛优秀奖。我的两本散文集《集贤情思》《美丽镇坪》，都是写身边最真实最熟悉的，紧跟时代发展，紧贴社会热点，希望让心灵走进文学，让文学走向现实。没有这些真实的生活就没有写这些作品的根基。但由于走出去的少，天赋不佳水平业余，局限了眼光和格局。我手写我心，把所有的美好寄情于一份诗意的表达，真实的记录我真诚的心声，对生命、亲情、爱情、友情的思考，对山水水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事业执着的追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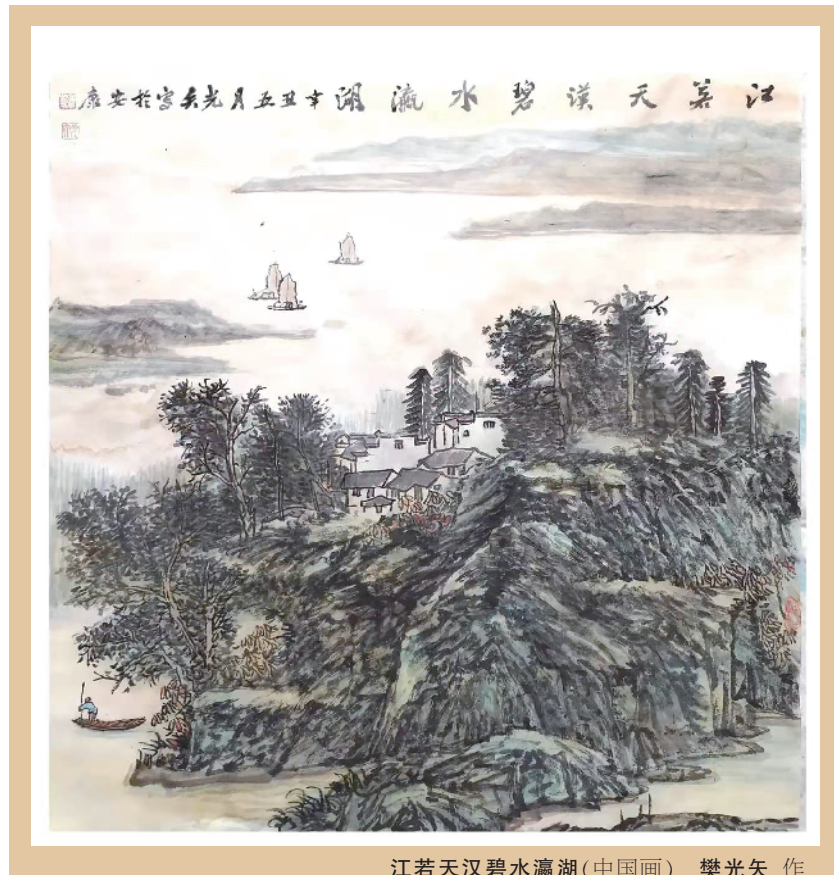
拙作《古盐道上飞出的民歌》是我参加重走古盐道之后的一篇纪实散文，镇坪古盐道是秦巴古盐道的始点和源头，是秦巴大国的经济大动脉和生命线。被誉为南方的丝绸之路，镇坪境内全长153公里，是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中的百大新发现之重要新发现。盐道五句子歌就是盐夫们用自己的声音讲述发生在古盐上的故事，向我们讲述了一个个发生在古盐道的充满了生命和汗水的带着咸味的有苦难、有斗争的故事。

我实地采访了几位住在古盐道边上的农民，想更多更深入更真实的了解。曾家镇宏伟村的郑昌兵是一位五句子歌手，他就是跟着曾经当过盐夫的父亲学的唱五句子山歌，他儿子现在在西安上大学，也是从小就耳濡目染喜欢五句子歌。音乐的感染力是超级强大的，郑昌兵父子俩的歌声吸引了村里的孩子们，12岁的曹继涛、10岁的邓君浩放学了就去拜师学艺，现在已经学得有模有样，啦啦弹唱样样行，孩子们都是真心喜欢镇坪五句子歌，立志要当好非遗传承人。

五句子山歌来源于古盐道，是盐夫们的生活，盐夫们在危险而又枯燥的背盐过程中，通过歌唱缓解疲累也是古盐道风情的写照，向我们展示了古盐道沿途的迤邐风情。背盐山民的奇特民俗，听了盐道五句子歌，画面仿佛回到千年前，豪迈雄阔的气韵，豪迈时带领思绪跨越时空，随着歌声在历史空间里感受着古盐道上发生的动人的故事。承接5000年的风雨沧桑，风云变幻，带我们了解一部盐业史，同时也是一部苦难史、一部斗争史、一部战天斗地的奋斗史，更多地了解背盐人艰苦的生活环境，顽强不屈的生存意志。拙作在《安康日报·文化周末》头版头条发表，被中省市多家媒体和网络转载，反响良好。

散文的美在于自然、真实和明快。这是文学家茅盾先生讲过的。真实的生活和情感是散文的基石，而明快的语言和流畅的文笔构筑的意境则是散文的灵魂。但都必须要求合情合理，合情是艺术和形象真实的客观方面，指艺术形象应符合生活逻辑，是指它可以被人理解的性质。艺术真实重要的不是所写人事景物是否真实存在过，而在于所写人事景物的整体性联系，是假定的合理了，12岁的曹继涛、10岁的邓君浩放学了就去拜师学艺，现在已经学得有模有样，啦啦弹唱样样行，孩子们都是真心喜欢镇坪五句子歌，立志要当好非遗传承人。

季羡林说：“散文的真谛在于情真意切，不矫揉不造作。”在写散文时，要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避免矫情和造作。情感的真实并不排斥真实的原则，有深化的表达，这两者有能更深刻地传达情感。好的散文是在恪守真实性的原则上，有深化的感悟，通过情感、想象和象征等抽象元素，这些元素让散文有了更深层次的意义，为读者提供更广阔的想象空间，使散文的表达更为含蓄而深刻，产生独特的魅力。



江若天汉碧水瀛洲(中国画) 樊光矢 作

真情真我真感觉

杜韦隼

